

稀見地方史料叢書

學苑出版社

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

董光和 齊希 編

中國稀見地方史料集成

第五八冊

滇南鈔錄
滇事拾遺·一

學苑出版社

PDG

佚名撰 民國間抄本

滇南鈔錄

原書為

北平人文

科學研究

所藏見目

錄史部七

十一頁

二月三十日

寄到

書原題 漢南鈔錄

著 楊山一 氏

原抄本首三則所用錄

張 較小

廿八、十六、四 樹平識

兒榘談債

吳子星聯于康熙丁丑七月某日棹小舟入城鄉人附舟者數人
偶談怪異之事云我昨于六月間乘舟夜行因天將雨野泊而宿
月暗昏黑不辨其為何處甫就寢忽聞上舫上甲乙二人相語甲云
我算來渠所欠者已清楚矣乙云渠尚欠我一錢三分未能捨之
甲云為數不多亦可勾鎖矣乙云既如此明日騙他來大哭一場
何如遂寂然心竊疑之明日視舫上乃兩小棺也因停舟俟之未
幾見一婦踉蹌而來痛哭云昨晚夢鬼故再來看耳始知小兒之
死皆討債者也

忠肅夢兆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岫年偕其姪容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頷吏曰持文冊來而既至閱畢謂容曰汝中式矣示以冊面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閱卷中批語並無清晰字樣及主司刻試錄進呈選容春秋墨義一篇其批適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及耄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曩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

祖治之幾瀕于死吾力為解勸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
意為神明所鑒貽福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爽也容字介臣中
丁丑進士尚在重慶時報未有父也俞叔音言

能詩丐

西江李丐逸其名字往來江漢三十年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丐
牛肉彘膏并捕鼠生啖之餘納諸言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有
筆既書語無倫次或離一二字如符籙人以意揣之始成詩飄飄
有仙氣問之輒不答郡丞某強邀之署中贈以輕葛文為丐辭出
被葛着罽絺花滿頭行吟市上有觀瀑詩二首最佳詩曰瀑泉今

二

古說廬臺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飀
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蛛網
掛層臺漱灩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峯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
作空山不盡流金碧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
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或云丐向為諸生有名屢試失意有托而
為丐亦可悲已

飲食勿罪

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饕郊祭後賜食大官醉飽失容為御史所糾故事奉祠不敬以不赦論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仁宗不許曰寧以它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上以或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

非為身也 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

敗守珪奏謂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

耶奈何殺山守珪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

昔穰苴誅莊賈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召為將使莊賈臨其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

者斬苴遂斬莊賈以狗三軍

孫武斬宮嬪

吳王闔廬出宮人也以兵法見

像以寵姬一人為

隊長試習戰法武乃三

守珪軍令若行

今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

祿山不宜免死上愾其才教令赦之免官張九齡固爭曰

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

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

夷甫王彥字也石勒上黨匈奴王彥

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
勒已去矣後果叛普室

枉害忠良竟赦之 八月千秋

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
之上賜書褒美 二十八年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
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張
九齡否 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引兵出關遇
賊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源大敗諸軍皆潰乾祐遂大
克潼關上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
出延秋門至咸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

於是民爭獻糲飯有者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
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徃徃誅之使得逞
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
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
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韓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
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
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慰諭
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
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

對軍士呼曰國忠與故虜謀反遣追殺之上杖履出驛門
慰勞軍士令壯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門之玄禮對
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貴妃
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
國忠而貴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
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於是始
整部伍為行計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
至曲江祭之後厚恤其家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面
紇域之衆與郭子儀等克復西京尹子奇圍睢陽張巡

屢敗之相拒日久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
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
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荼紙既盡食馬馬盡
羅雀掘鼠雀鼠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以殺奴其奴然
後活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
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將士生無以報
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死生執許遠於洛陽
巡與賊前後大小凡四百餘戰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
不依古法教戰陳令卒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

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臨機應猝在於呼吸
情令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伏皆取之於敵
未嘗自脩每戰巡立於戰所為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
疑隱號令明賞罰信與共甘苦故下爭致死力 令狐潮
圍張巡於雍丘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
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
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
將於前責以義斬之^大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蘆藁而為
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

得矢數十萬其後夜^復繼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砍潮營潮軍大亂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十四年陽城左遷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其耆考曰撫字心勞微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